“墙上的荣誉证书又落下来了。”  
坐在椅子上的学姐呆呆地抬头看着突然脱落的荣誉证书，看着它从空中摔到地上。

“那是因为学姐你用的双面胶贴得啊，”我走过去将地上的荣誉证书捡了起来，然后拂去那上面的灰，“那么草率的贴法怎么行，得好好地把荣誉证书固定在墙上才行。”  
“真麻烦啊，”学姐无力地倒在了书桌上，“小萤火虫，把荣誉证书放到那边的箱子里好了。”

“不要用动物的名字来叫我！”我一边说话一边走到学姐的身后，伸手拎起她身后的衣服，这时候学姐突然像是配合我演戏一般，一下子从一幅颓废的坏学生样转变成直起身子端坐着的好学生模样。

“社团活动室有什么强力粘合剂吗？”我问。

“不知道，也许有吧？”

不知不觉间，这位古灵精怪的学姐忽然从我的手中溜走，重新倒在了桌子上，脸底下像是生了树根子一样扎在桌子里，一动不动。

“就是因为学姐这么无精打采的样子，今年的文学社招新才会那么冷清啊！”我恨铁不成钢地说。

“不是还有你吗？小萤火虫。”

“第一，我是去年入社的文学社社员。第二，我的名字是御堂萤，清合学院高中部一年级三班学号二十六的一名女学生，不是鞘翅目萤科中会发光的萤火虫。”

在经过一番一本正经的回答外加自我介绍之后，我放弃了继续朝这位没有精神的学姐继续问话的想法，转而在这个跟整洁两个字没有任何关系的社团活动室开始了地毯式搜寻，目标是具有强力粘合性能的液体。

在许久的翻箱倒柜之后，我在一个放满杂物的箱子里找到了一盒白乳胶。

接着，我用白乳胶将荣誉证书重新贴在了墙上。

贴好之后，我重新看了一眼荣誉证书上获奖文章的题目：  
《风干水仙》

毫无疑问，这是学姐所写下的作品。

同时，这也是我加入这个文学社的契机。

因为憧憬着写出这个作品的学姐而加入了文学社，仅此而已。

“小萤...”

“学姐请闭嘴。”

“欸？为什么？我只是想叫你小萤而已。”

“在我的名字前加一个“小”字会让人觉得很孩子气，而学姐已经是高我一届的前辈了，所以请换一个更加适合学姐身份的叫法。”

“孩子气什么的，只有小萤才这么想吧？”  
“学姐才是，明明已经是应考生了，还这么悠闲真的没问题吗？”  
“欸？我没想过升大学的。”  
“还请学姐不要开玩笑！”

学姐高考落榜上不了大学然后变成危害社会的啃老尼特族什么的，这样的结局我绝对不要！

“这样吧，小萤写一个三题故事，题目就是荣誉证书，萤火虫，水仙花这三个好了，限时一个半小时。”  
听到这话，我彻底放弃了对学姐的说教，转而顺从学姐道：  
“如果我写了这个三题故事，学姐会从现在开始就会好好学习了吗？”  
“嗯，就算我落榜了，也会在补习班努力回来的！”

“请不要在高考前就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啊......”  
对学姐不抱任何希望的我无奈坐回了书桌旁的椅子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一根自动铅笔，开始伏案写作。

写好后，我将稿纸递给了学姐，然后耐心等待着她的点评。

“呜哇，一只萤火虫凭借做水仙花月饼的高超手艺在清合学院的第三百五十四届糕点制作比赛中斩获头等奖后被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个故事就好像去中餐馆里点鱼香肉丝的时候厨师真的在端上来的菜里加了一整条鱼一样让人吃惊啊。”  
“明明不会把稿纸吃下去，还请学姐不要做出像是点评菜肴一样的话来，而且那个奇怪的比喻又是什么？我听说过鱼香肉丝，菜里面有“鱼”字，那么菜里应该也有鱼吧？”

“不对哦，小萤，”学姐摇摇头，“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还有，小萤，月饼里可没有水仙花月饼这个种类。”

“明明是学姐突然提出要我写三题故事还加上了无理的限时，这点失误应该可以容忍吧。”  
“嗯，毕竟我胸怀宽广嘛。”  
“明明说这话的人只是个平板。”

“小萤，好过分。”学姐微微鼓起脸颊，我明白她想做出生气的表情来，但她现在就像一只在腮里储存食物的仓鼠一样。

好可爱。

“我本来想给小萤做蛋糕吃的。”

诶？真的吗？  
学姐做的蛋糕？

不会把盐当成糖然后在蛋糕上撒上一大把吗？

“那我就不抱期望地等着了。”

这天的这样的交谈，对于我和学姐来说都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学姐履行了她的诺言，她要开始好好学习了。

虽然我并不觉得学姐这样半道冲刺会有什么用，但至少比破罐子破摔要好。

就这样，仅仅在文学上很擅长的学姐，开始在其他科目上开疆拓土。

而我，再也没在文学社的活动室里见过学姐。

我开始习惯一个人待在活动室里。

每一次去活动室，我都会多少整理一下杂乱的部分，然后打扫一下基本的卫生，久而久之，活动室变得焕然一新。

有一天，我发现活动室的窗边摆放着一盆水仙花。

那是学姐拿过来的吧，我想。

我没有看见学姐，但我看见了学姐的水仙花。

这样也好，我想。

再后来，活动室的书桌上偶尔会出现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三个题目，我明白学姐是要我写三题故事，于是我写好后将稿纸放在书桌上，隔天来看，稿纸不见了。

我没有看见学姐，但我拿走了学姐的纸条，学姐拿走了我的三题故事。

还不算坏，我想。

在学姐的毕业典礼那天，我与她告别。

我朝她挥挥手，却像是送走了自己过去的人生。

学姐回头看我，然后突然小步跑了过来。

她抱住了我。

我愣了一下。

她忽然说：  
“如果我变成了尼特，小萤火虫会养我吗？”  
我艰难地开口道：  
“我会尽量不让学姐去危害社会的。”  
“听见小萤说话这么绝情我就放心了，我要自力更生了。”  
“学姐难不成落榜了吗？”我不禁很担心她。  
“没有的事。”她说。

“那我就放心了。”我松了一口气。

“小萤火虫....”  
“我不是动物。”

“那，小萤，我以后会回来看你的。”

“一个人的文学社能不能撑过今年都是个问题。”  
“我相信小萤。”  
“比起学姐你精神上的支持，我更希望有点物质上的帮助。”  
听到我说的话，学姐一下子露出了失魂落魄的神情。

总的来说，我与学姐的分别虽然令人回味，但好像并不愉快。

但是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

我不是能够贸然冲上去拉住学姐然后恳求她留下来的人。

我开始朝文学社的活动室走去，为了不被废社而准备明年的招新。

我用钥匙开门，然后进门。

我注意到书桌上放这些东西。

我走近了些去看，还发现每样东西上都贴着一张纸条。

荣誉证书。

纸条：颁发给写了很多三题故事的小萤火虫。

一盒白乳胶。

纸条：用来将小萤火虫的荣誉证书贴到墙上。

一个装着蛋糕的碗。

纸条：奖励给小萤火虫的水仙花蛋糕。